

7

巴郎彭巴丹的
勝家縫紉機

離開東岸有四百八十公里的地方，也就是我們棄舟陸行兩天之後，我們登上一個嶺線，走入鬱閉的巨樹群下。這時的頂峰，一半浮在藍白色的山谷霧海，像一個海中的仙島，每天中午之前，山下的冷霧緩緩漲潮般的湧上來，擁峰入懷。

我們三人拿著巴蘭刀，砍掉灌叢，闢出一塊地面，開始泡茶。我們撿了一堆木材，再劈成小材，此時博虎克要表演平南族還沒有西方的打火機之前，是怎樣磨擦生火的。他用巴蘭刀砍了一截六十公分長的新鮮竹節，從煙盒中拿出一塊小火石，他們稱之為「巴都阿皮」，用大姆指及食指尖夾緊火石及一小團很容易燒著的火種，很用力的斜擊竹節。驚奇中，火花迸出，乾燥的西米樹皮撕成的碎絲片與已焦的樹葉開始冒煙。西米樹皮與焦樹皮混合而成的易燃物，他們叫做「替達塔庫安靜」，意即「風不怕」。博虎克添上木屑，用嘴吹幾次，火就馬上生好了，火焰在黑鍋下竄升，我拿出茶杯和紅茶包。

水熱了，火堆上的一縷白煙嫋嫋上升，穿過密集交錯的枝桠，綠頂的天窗露出一片小小的蔚藍天空，突然，三隻燕子沖天而去，遠處，黑蟬持續的長鳴著耳熟的單音。

我想要每天洗身一回，但是總在前一天的下午錯過，常常是溪水太淺，無法浸身，今晨的汗臭與驅蟲藥特別難聞。長時間在叢林陰影裡，我開始有坐牢的感覺，脾氣似乎隨時要爆發出來。陽光停在我頭上五十公尺，我冥想我用左手攀住右手，再攀住左手，向上穿過層層枝桠樹葉，把頭伸出綠頂，讓陽光吻我雙頰，撫我雙臂，躺在棵棵甘藍菜般的濃密叢林樹頂。可以攀緣上樹頂的博虎克與溫沒有這種意願，想上去的我卻只能做白日夢。夢還是醒醒吧！

空暇清靜的時候，我又會常常幻想自己一人獨處在這密林，面對十分陌生的叢林的聲音、氣

味與地形的情景，一個完全沒有法子控制的局面。事實上，我得依賴天候、嚮導的臉色、野獸的肉。我的印尼話雖然毫無疑問的大有進步，但是橫在西方中產階級與遊獵民族的文化差距，無疑是一個社會學的大峽谷，我們三人雖然已相當親近，有幽默心靈交會的經驗，但是我心中仍然很清楚，這只是一個浮面。

我們形體相處，但在歷史、哲學、思想、生活目標上，仍有一大段差距，我花在思考的時間很多，他們則全心全意花時間找吃找住；在他們眼中，我不過是一位爲人不錯、身懷他們想要的散彈陌生人而已。有一天我們會分手，他們將轉身離我而去，重返他們的叢林，可能很快的就會淡忘我，這個想法一直困擾著我，因爲，這幾個月與他們相處的日子，一幕一景必會伴我終身，我渴望有人知悉我這趟經驗的努力，有人會指證這事的經歷，但博虎克與溫腦中沒有這些想法，他們爲了要生存，面對的只有今天。

幾乎沒有外來人會到這塊叢林冒險，也沒有人像我這樣獨自闖關，赤手空拳的進來。紐溫豪斯的挑夫與保鏢加起來有一百一十人，在一八九八年來過；還有便是悲劇結局的可憐米勒。一八二四年，荷蘭殖民政府派了代表團，從西岸向東橫越婆羅洲，那位荷蘭人想成爲第一位完成這趟壯舉的白人，他們帶了十二位爪哇士兵，從撒瑪嶺達出發，溯瑪哈干河而上，他們成功的通過交織如迷網的小溪流，到達這塊崎嶇陡峭的中部山區，現在這個山脈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越過了這塊流域，雖然還有數個月的行程，卻也眼看成功在望；第二天清晨，東西都搬上了船，不幸的，米勒爲了最後的一些準備工作，受到一群原住民暴徒的攻擊而全部罹難，只有一個爪哇兵從幾百里的叢林中逃到坤甸，帶著米勒死亡的消息。

即使心中有米勒事件的小疙瘩，我還是坦蕩蕩的，我也逐漸明白，像我這樣一個旅行新手——連最基本的叢林求生技能都沒有的人——全靠高地原住民的特別照顧，看起來，我不是屬於極勇敢的人，便是大蠢豬。大概沒有人能真正說得出來，我是那一類的人，連我自己也說不上來。我心中雪亮，今日所爲是別人敢都不敢的事，誰敢沒有當地的原住民相伴而涉足叢林，我之所以要採這種旅行方式，自有我實際考量的理由，首先，我不要去仗勢欺人的姿態出現。白色的皮膚，長長的腿，站起來比他們高出一個頭以上，這還不夠惹人側目嗎？倘若我結隊而去（一群西方人），原住民部落的感覺必然與現在相差十萬八千里遠，他們必有被迫相處的感覺，我若赤手空拳，便成爲他們部落中的少數民族，毫無火力可言，我是異鄉客，會受到最適合他們的款待方式。

我認爲要判斷一個叢林部落最快與最精確的方法，是看他們如何對待一個異鄉來客，而隻身前往是唯一觀察的方法。我故意造成一種形勢，我是唯一要適應的人，適應當地原住民與叢林環境，要住他們的草寮，吃他們的食物，學他們的語言，白天一起狩獵，晚上共舞，讓他們知道我的認同感，也藉此希望他們認同我。我不在乎自己像一無所知的傻子，他們就會打開心扉，熱情的款待與開懷暢笑，他們的同情心與友誼將我包圍在安全網中，這些是任何護照、武器、地圖、收音機都無法賜與的。

我今晚沒有睡穩，環境實在太潮濕了。我舉著茶杯，湊近臉龐，好讓熱氣直吹眼簾，撐開我朦朧的雙眼，我的眼光從杯口的邊緣越過，看到博虎克與溫坐在火的對邊，他們正忙於清理槍膛，用昨天亂刀下寸斷的兩公尺長的蛇油，把槍膛抹得又光又亮。

這時枝椏斷裂聲與沙沙摩擦聲從附近不遠處傳了過來，引起我的注意力。有個龐然大物沿著

步徑向我們的方向接近，博虎克與溫直覺地雙雙裝彈上膛，小心謹慎的準備出擊。模糊的輪廓逐漸清晰起來，一個人出現在窄窄的狩獵徑上，他的身體深深的彎曲著，背上似乎是一個大木箱。他的現身令我們著實吃了一大驚，我們三人已有六個禮拜沒有看到陌生的人了。

那人穿了一件平滑油亮的藍色慢跑短褲，光脚下套上一雙黑色長筒球鞋，身上罩著一件紅色運動衫，等到他走近了，我才認出他背的東西——那是一件老式的腳踏式縫紉機，裝在一個鑄鐵架上，外面又是一個木箱。以他行走的方向，一百三十公里之內別想有部落，這真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一幕。他向我們走來，面帶微笑，揚起雙眉，算是打了一個小小的招呼，便彎下腰身，小心翼翼地放下重機器，平整直立的擺好。在鐵架的底下，烙著「勝家」兩個字。

我完全理不出頭緒，這個縫紉機在叢林中有何用處？他怎麼可能是遊獵的裁縫師？但是還有更可能的解釋嗎？這個人來得可正是時候，幾天前，我還在慶賀自己的大探險，現在這個念頭就面臨著大挑戰了——世界上幾乎所有旅遊的人總存有一種心理，希望自己碰到的故事比別人的要高出一倍。這個人根本不需開口，只要我瞄上一眼他的縫紉機，我自覺這趟叢林之旅根本不值一談。

我後來知道他叫巴郎彭巴丹。我請他煙草，我們正要開口的時候，我又被另外一種金屬碰撞的聲音吸引，這個嘈雜聲越來越大，不久，獵徑上又出現一個人，那人背上的藤籃裝滿了銀光閃閃的鋁鍋，籃外的手把上也掛滿了，他每踏一步，鋁鍋的碰撞聲就不斷的傳來，他前來坐在巴郎彭巴丹的身邊，馬上又是陣陣鏗鏘之聲，接著又來一個人，這回是背著一個廿五匹馬力的強生牌船用馬達，一把彩虹色高爾夫球場用的大陽傘。繼這三人之後，又陸續來了許多人，背的東西琳

瑯滿目，有爪哇製的錄音機、瑞典製的鏈鋸、紅、藍色的塑膠桶、四大盒雷町餅乾桶、一個二次世界大戰英國突擊隊特種單位用的剝跡斑駁的鐵筒，裡面裝滿汽油。

這些人坐在叢林地上，五花八門的貨物四周散置，這個景象乍看起來，好像隨時有人可到附近的商店，手上拾回一瓶牛奶或一份報紙似的。我看到博虎克雙眼落在那位帶陽傘的人的右臂上，露出羨慕的眼神。那人手臂上排了一排五只一模一樣的精工五型不銹鋼手錶。我們三人對攜帶西岸貨物的商旅隊，印象真是深刻。

巴郎彭巴丹告訴我，他們背著這些從沙撈越買來的新工具與禮物，涉水越嶺了四個禮拜才到這裡；根據他的陳述，在附近的河畔還有二、三百磅重的貨物堆在那裡。沙撈越與加里曼丹中部山區沒有飛機往來，要運送這批貨物，只有靠長舟與徒步背馱了。

一代傳一代，他們遠離偏僻孤立的高地部落到外界去，他們還認為遠行是件「好事」。在肯雅族稱為「帕西拉尹」（長途旅行），在伊班族稱為「必家拉尹」（徒步），這種傳統在獵人頭時代就有了，不同的是，今日他們不再帶人頭回部落，而改帶縫紉機、錄音機這類東西了，然而長途跋涉的目的或精神意義並未重大改變。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一個人的財富是看有幾隻盜酒甕、銅鑼、鹽、布匹而定，今天，代表財富的項目已改成收音機、電池、藥品、電鋸、船尾馬達，還有西岸中國牙醫鑲的金門牙顆數。

西岸繁華城鎮的經濟——因木材業、石油工業、天然瓦斯業帶起——也吹入這些部落族人的物品選購上，這些科技產品令我想起，一個地區的文化如何影響另一個地區的文化價值觀。當加里曼丹的肯雅族到西岸時，帶回來的是一些實用東西，例如：工具、煤油、鍋子，至於太陽眼鏡、

沖泡飲料（像阿華田、好立克之類）、塑膠玩具、印花運動衫、塑膠餐具等，是為提高社會地位而買的。上游地區的長屋村落，這些西方工業產品是儀式權威的物品。記得我從沙撈越出發到伊班省去做兩個月勘察的時候，有人用殷紅色的塑膠手提行李箱當做活動神龕，裡面裝的不是漿燙平整的衣物與盥洗用具，而是血淋淋的新鮮豬肝，為卜前程而用的；另一個伊班族村落，將鏈鋸與名貴的獵頭刀掛在門柱上，旁邊飾以紅色扶桑花朵，他們就繞著這些臨時展示品，做六月稻米收穫祭的「加威儀」。我們看到叢林部落中有成套的塑膠茶具，可能覺得好笑，但是長久以來，西方旅遊家還不是蒐集史前文物做為擺飾——藤編的地席掛在客廳牆上，營造特殊文化的氣息。坐擁原始文物，代表世界觀知識，還不是跟婆羅洲的高地部落擁有可以唱生日快樂頌的電子手錶一樣，代表一個偉大的旅遊者。真是奇怪，旅遊反而會封閉思想。

腕上有許多手錶的那一位，問我在叢林有何貴幹，我說我來蒐集植物，以散槍彈及珠子買雨林故事。

「先生，您離家多遠了？」巴郎彭巴丹問道。

「從海岸出發，四十四馬力的長舟要兩百天。」這是我一貫回答的公式。

我可以想像他們正用腦筋量這段距離相當於幾罐汽油？幾「岡幣」米？沿途魚捉得多嗎？這段距離實在「太長」了，他們無法想像。兩百天的糧食怎能裝到一艘長舟裡？

這些人對於我們提到婆羅洲的河流名與住過的村落倒相當敬佩，我一字不差的依次說出賜我信函的酋長，從西岸開始，講到最近一次的加里曼丹包歐營村，他們點著頭，不時相互竊竊私語。

巴郎彭巴丹隨後認為：「先生，您不只是採葉子而已，您從遠道而來，跟我們一樣是『帕西拉尹』。」

我不表反對，其實我的流浪怎能與他們偉大的苦行相比。

「帕西拉尹」是為求得財富與社會地位，也是一種精神旅行，讓年輕人認識自我的存在，讓男性（現在有些女性也一樣）在陌生的環境試煉自己。「帕西拉尹」的目的不只這些，年輕的女性給心目中的未婚男子加上一道沈重壓力，指問他們：「你有沒有做過『帕西拉尹』？經過如何？做了些什麼？」

一生當中，一個男人沒有幾次機會遠離村落或家園，做這麼長途的跋涉之旅。每一個男人幾乎至少要走過一趟加里曼丹的高地。走四趟西岸，你就是老人了。

依照古法，「帕西拉尹」之旅前，先要有叢林預兆，要等到「尹西特」鳥（食蛛鳥）的第一次叫聲，然後等待「尹藍」鳥（白頭鷹）從右飛到左、冠羽雨鳥的叫聲，最後是吠鹿的假狗叫聲。等待預兆的來臨與準備食物至少要兩個禮拜，常常花上更長的時間。

「你等多久才有預兆呢？」我問巴郎彭巴丹。

「哦，我是基督徒，不需要跟鳥打商量，我只要一個很短的禱告，請主耶穌幫忙我跟叢林精靈說一聲就可以了。」

「還是需要這一套。」我承認了。

兩年前巴郎彭巴丹與妻小分手。一天早上，他與兩個朋友離開了「琅畢里藍」的家，背著巴蘭刀與輕裝備，三個人在大樹林中徒步幾個禮拜，他們先爬過大嶺線，往北方找到一條河，那條河流經沙撈越，直通南中國海。他們離開叢林，順流漂了五天，才進入二十世紀的世界，他們在巴蘭河畔哈利史坦採石場上岸，那是一個土名叫「白渡加丁」（象牙巖）的地方，河流急轉處，一

七·巴郎彭巴丹的藤家縫紉機

塊高聳的巨巖從綠色水平衝出來。巴郎彭巴丹與另外兩人在採石場找到工作，廿四個月來，他在白渡加丁打洞、埋炸藥，炸開密緻的青灰岩。大岩石粉碎為小石塊，用平底貨船運到下游地區，做為開闢汶萊到沙撈越之間的碎石路面。

這些人在馬來西亞的沙撈越是不合法的勞工，二十個人擠在鐵皮頂的工寮內，浴廁設備簡直差於啓口的差勁，工人大多到河中解決。印尼籍勞工的起薪每天不到美金三元，是當地工人的三分之二，而印尼當地人可賺六元一天，因此，西岸的馬來人與附近長屋的工人，大多看不起這些印尼勞工，因為這批廉價勞工剝奪了他們的工作機會。

巴郎彭巴丹努力不懈，終於升為高工資的勞工，他努力自持，從未忘記努力是為衣錦還鄉。「我一個月收入五百元馬來幣（二百二十元美金），淨存四百元馬來幣。」他說：「那一百元馬來幣花在米、糖、罐裝飲料、清湯、餅乾、肥皂、鹽上面。我們用舊可樂罐頭改裝成煤油燈，用舊布料搓成燈芯，塞進罐頭頂端，我們自己炊火、自購燃料、工作服、自己找樂子。河裡可以游泳，還有一塊泥面羽毛球場，我們自購球網、球拍與羽毛球。所有的東西是向公司購買，售價卻高出一倍。」

工作既辛苦，下班後又無消磨時間的地方，心中充滿遠離家園的寂苦。有些工人心情沮喪，賺來的血汗錢向公司的商店買些十分奢侈的物品，他們的錢花在玩牌、喝酒及召妓上。中國老板爲了兩百位工人，特從西岸租來六個女人，每個月換一批，二十元馬來幣（一、二天的工資）一次，因爲人多要排隊，一次限定一小時。

公司的販賣部可以除帳，所以有些勞工的每日所得除了還債之外，僅夠餬口。有一個印尼勞

工在採石場工作了十九年，還是身無分文，家裡早已斷了音訊，空手回去無顏見父老，所以就一直呆在白渡加丁了。

這種日子過了廿四個月，巴郎彭巴丹積夠了錢，離開白渡加丁的炸石坑，順河到了瑪魯地市場。他在那裡試過各型的縫紉機，選了一個重量適當的準備送個太太；高地並非沒有縫紉機，不過這麼美好的新機器，琅畢里藍的族人可大開眼界了。

巴郎彭巴丹在瑪魯地與另外五位肯雅族人結伴回加里曼丹。他們溯河到浪沐村，在加里曼丹交界，用手斧剝空一棵樹幹，鑿成一隻長舟，貨便搬上長舟，撐到沙撈越的最後一條河——亞滿河，然後巴郎彭巴丹開始背著縫紉機，扛過險峻的山巔，到了加里曼丹的第一條河流，再用手工拼成一隻長舟，用藤條綁牢。巴郎彭巴丹用那半浮半沈的竹筏上堆了高高的縫紉機與其他貴重貨品，在叢林的平靜水面慢慢的前進，過去兩年的時間，他徒步了一千一百多公里的來回路程，如今只剩下四天便可安抵家門了。他冒著粉身碎骨的危險，在滿天泥塵的碎石場工作，受不到一絲一毫的關懷，與一群陌生人擠在一個簡陋的木屋，吃最廉價的罐頭食品，整整兩個年頭；他的太太已經兩年沒有他的音訊，只能繼續在田裡操勞，獨自扛起教養子女的擔子，她那裡曉得丈夫在幾天之內就可以回到家了。

巴郎彭巴丹講完了他旅行的故事，我無言以對。他的努力之中，一定有一種特殊牽動心靈的因素，誰還能找到像「男人：愛與幸福之源」、「女人：忠實的管家」更貼切的形容詞嗎？這種價值觀在現代的文化中，早已腐蝕殆盡了。聽了巴郎彭巴丹的一席話，我深深的感受到，熱愛家庭的思想、自我犧牲的表現與肉體承受的極限，他扛著愛的禮物回家園。

茶水已經涼了三次，冉冉上升的山谷濃霧已經乘人不注意的穿過叢林，是起身行動的時刻了。他們開始剝掉兩公尺高的小樹的樹皮，木桿的兩頭雕個長長螺旋條紋，六隻木桿並排擺在空地的邊緣，答謝出門時收到的預兆，也答謝「峇刺尹烏洞」（每一人的靈魂）的成功之旅。這是「長征」的最後一道儀式，他們已回到自己的家園了。

巴郎彭巴丹先蹲在縫紉機面前，調整好背帶，在前額放一塊搥碎的木槳海綿，然後辛苦的站好雙腳，頂起縫紉機。他們一一的背起籃子，成一列縱隊，沒入叢林。博虎克、溫與我，目送他們離去。不久，叢林的蟲鳥叫聲，掩沒了鋁鍋的叮噠聲響。